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抗日战争卷

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

肖思科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本书采用纪实的手法所展示红都延安的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延安人民坚持抗战的全景画面。全面揭示了中共大本营进行战略谋划、谈判联络、整风肃纪、铸造精英、生产自救等一系列活动，客观地反映了人民领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和深层的文化底蕴。同时，再现了当年红都延安的生活和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心中圣地的景况，突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民者得江山”这一浅显而又深刻的主题。全书以写意为主，夹叙夹议。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抗战岁月延安大本营活动的文学专著。

主　　编：程步涛
副主编：黄国荣
　　佘开国
策　　划：董保存



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革命暴行卷

《南昌起义纪实》尹家民

《秋收起义纪实》吴振录、邱恒聪

《广州起义纪实》郭晓晔

红军征战卷

《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柳建伟

《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下）傅建文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上）陈道阔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下）许福芦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上）朱秀海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下）魏碧海

《陕北红军征战纪实》冯捷

《南方红军游击队征战纪实》万剑声、余天宝

抗日战争卷

《新四军征战纪实》（上）常敬竹、董保存

《新四军征战纪实》（下）顾保孜

《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纪实》魏碧海

《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纪实》冯捷

《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纪实》傅建文

《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肖思科

《东北抗联征战纪实》朱秀海

《牺盟会及新军征战纪实》曾凡华

《粤、海军民征战纪实》雷锋、曹柯、谢岳雄

《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

解放军征战卷

《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许福芦

《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王玉彬

《第三野战军征战纪实》柳江南、罗英才、胡兆才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魏碧海

《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李金明

《海军征战纪实》黄传会、舟欲行

《空军征战纪实》王苏红

志愿军征战卷

《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上、下）王树增

设计制作：王旭及北京天青石企业形象策划中心

目　录

第一章　突现的旗帜　1

1节　意外的“巢歌”——引子（上）

2节　风云际会刀光下——引子（下）

3节　重新提出口号

第二章　在抗战的通道上　40

4节　第三支红色远征军

5节　北方的鸽子

6节　陕北：向我靠拢！

第三章骤变的北中国　92

7节　红色的使者

8节　大裂变

9节　谈判改编

第四章　山坳上的天问　143

10节　内部的争斗

11节　透明的“红心萝卜”

12节　大本营之战

第五章　特区和混成兵团　212
13节红都“御林军”
14节　伸出另一只手
15节　惊雷与毛泽东
第六章　铸剑　275
16节　“大敌”当前
17节　中共有个“鲁司令”
18节　风雨1943年
第七章　共和国在预演　336
19节　解放区的天
20节　人民之国
21节　红都与陪都的较量
第八章　挥手缚苍龙　384
22节　战场“解冻”
23节　“七大”总动员
24节　一号命令——代尾声
后记：每次句号之后的冲动　44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突现的旗帜

大约在五亿年前，东经107°40′，北纬35°31′至37′之间的地方，被一片湛蓝的海水如胎衣般地覆盖着，唯有古生代奥陶纪温柔的风拂荡着平静的海面。

也许是一场发怒的风，一场漫天的雨，一场狂暴的海啸，这个曾长期是海洋领地里的鄂尔多斯地台开始隆起了。隆起！艰难地隆起——艰难地隆胀了三亿年、四亿年、四亿五千万年，安贝内莱鱼在它裂颤的腹部沟留下了化石；三趾马和高斯氏羚羊在粗糙的肤表裂谷里消失。远古午城黄土、离石黄土和马兰黄土在它腹壁上撒下几米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厚的垫土。可它还在挣扎长啸着，也许这就是造物主有意制造这个石破天惊。它的孕育果真不同凡响。一直到二三百万年前，鄂尔多斯地台终于在一声怒吼中诞生了。

那诞生的时刻是永远辉煌和壮丽的。山崩地裂、浆汁横溢，它用精血调和黄土为自己披上了一层新衣，还点缀了黄、红、绿的颜色，那是一件地球上秀甲天下的

华衣。造物主注定要让它带来一块神秘之地。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总面积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那红色黄色的土地，又称陕西构造盆地——这就是它，就是华北陆台鄂尔多斯地台，它在艰难中诞生，它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雄浑而神秘的体貌。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春，一位画家在作画之前，翻阅了一撂一人多高的资料后，他站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看延安的画面。当时，他没有想到神秘就在眼前。

那幅画是画家在一个启明星闪烁的清晨动笔的。

他先画了东边的吕梁山脉；

然后又画下西边的贺兰山山脉和六盘山峰。

后来，他又画了南面的渭北山脉和北面的阴山山脉。

在山水之间，他又点缀了长城、沙漠、黄土……

最后，他用土沙作原料，加入红黄绿之色彩，添入今天和未来之意念。

总之，他把他的感情全纳入重笔浓彩之中。

就在这一笔落下的时候，他惊呆了。本来，他是想在山峦之间点缀一条黄河的，谁知这一笔上去，笔下的色彩如同钢炉中铁水沸腾，像岩浆涌出一般自然流淌，血色之中，一个画面出现了。那不是普通的山水，那分明是母亲的子宫呈现在眼前！

画家画到这里，任凭画面上朱彩流溢，他不敢动笔了，他流泪了，他跪下了……

许多人见过这幅画。很快，消息不胫而走，至今，仍

然恭恭敬敬地供在画家的画案上。画家只在旁边写了两个字：

圣地。

——摘自采访笔记之一

1节　意外的“巢歌”——引子（上）

五十多年前，那个叫做“铺”的地方，实际上连一条像样的街也没有……

面对一个叫张国焘的共产党人导演的一次革命机遇交臂而过的悲剧，另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只好选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杨尚昆、叶剑英等悄悄随其上路时，从张国焘心腹控制的营地里偷出的两张地图上，有这个镇的地名，叫“哈达铺”。一个充满宗教意味的地名。

哈达铺当时约两三千居民。这两三千人选中了一块有水的居住区，形成了一个居住群。于是便有了一个镇的气势。其实，除了零零散散的木质篱笆房外，到处是脏水和垃圾。唯一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只有一条骑马可以行走的驿道。

几十年后，这个小镇上的居民翻了一番多。居民们仍习惯食用当年接济了饥饿红军的“锅盔”。那食物是像脸盆一样大的面饼。据说，像林彪那样瘦弱的人，当时到达这里时也吃了大半个。如今，儿孙们讲起爷爷奶奶们见过的事情反而比老人们津津乐道得多。不过，年轻人和老人共同之处是都没见过什么大世面。1984年，一个叫做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来这里采访，几乎倾镇出动来看稀罕。结果被那个记者看成好客的东方人在“夹道欢迎”。

1935年9月19日，新来的部队大概让人们弄懂了他们叫“红军”。而且是一支先头部队。他们要号房子，说有大部队要到。红军号房子几乎家家都没意见；不管什么军，哈达铺的人对兵总是诚惶诚恐，绝无半点含糊。果然几天后就来了有男有女的大部队。其中女兵引起了老百姓的兴趣。大嫂们硬是把乌黑的糙手伸到女兵怀里抓了抓，才相信这是真的。她们围着女兵东瞧西看，听她们讲述外面惊天动地的故事。

那座全镇最好的大院至今还保存在那里。当地人说，面貌还是过去的原状，那里曾是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临时居住之处。如今，到那里去的人不少，说是来这院子里感受曾发生过的革命的转机。

9月20日，毛泽东拿着一张林彪和聂荣臻送来的国民党的报纸，迎着甘南的晨曦走出了那座颇为阔气的大院，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是一口发自肺腑的气……自秋收起义以来，他似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舒心过。他觉得那天早上的太阳特别鲜艳，像一个刚打进水锅的鸡蛋黄，挂在东边的天际。他小跑着散起步来，这情绪给他后面的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脸上和后来的指挥员脸上都挂上了笑靥。毛泽东小跑着。那是一种带有欢快的散步姿势，他那诗人般的气质，促使他用奇异的方式，庆祝了他在军事上的特有时运和胜利。

到达哈达铺，死神被暂时抛弃了。下一步往哪里去？许多学者后来提出一个似乎结论性的论点：谁也不知道。反正部队要北上。去甘肃？宁夏？还是苏联？都是可能的。这统统都是方向，不是预定的目的。

是的，长征以来就是如此，中央只知大略的方向。中央所知道的大略方向是向北去，是以去抗日为前提的。除开红军沿途“北上抗日”的标语，再仔细翻阅中共的历史文件，这一方向和目

的便开始清晰起来。

早在1931年9月19日，东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中共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宣言》。宣言一面谴责了政府当局的不抵抗主义，一面号召人民一致动员武装起来……此后，中共为打开到北方抗日的通道，付出了数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中央曾派出两支抗日先遣军向北去，这不仅是千百万红军将士的方向，也是中央红军同张国焘分手的原因之一。张国焘率领一部选择南下，中央和中央红军则向北，走上了抗日战场……

换言之，中央和中央红军对长征的终点不明确。但对于长征之后的任务之一——抗日，是清楚的。红军到达陕北，打下直罗镇不久，毛泽东曾说过：“红军四年前，已经正式对日宣战，最近中央红军和二十五军为了实行北上抗日，都到陕北来了。”此话，已全点明北上任务。

在哈达铺那座有钱人的大院里住了一夜后，奇迹和天意出现了。但这天意并不是传说中所说的红军先头部队打下了哈达铺的邮局。

进入哈达铺的红军先头部队是红一军团左权参谋长派去的军团侦察连。出发前的任务是筹措粮食和物资。但几名中央领导在一旁又补充了一句：“你们还要想法给我们搞点精神粮食回来。”

接受任务后，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受到了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名流的迎接。

几十年后，在战争中由当年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晋升为共和国少将，并担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的曹德连记得，在进入哈达铺之前，跟随红一军团长征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给了

侦察连另一个任务，那就是收集国民党的报纸。恰好，国民党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路经哈达铺，带着几个驮子书籍和报纸。是夜，他的驮子失踪了……

1930年从中央苏区的江西南康县参加红军的曹德连，这一年28岁。尽管他已是有5年军龄的老红军，但他同他的战友们一样，不太识字。不过不识字不是问题，他们连夜偷了那位国民党副官的驮子，并将占领的哈达铺邮局里所有是纸张的东西，都运回部队，交给了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

报纸很快通过林彪、聂荣臻送至三人军事小组。当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已中断了近一年的联系，外界消息，可谓新奇。大家马上连夜阅读那些国民党中央日报之类的反动报纸。有关“共匪”的消息无非是湘江江畔国军大胜、朱毛战死、悬赏二十五万捉拿共匪要人等等等等。最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一则短讯拨亮大家的眼睛。

这是一则政府军在陕北剿匪的消息，从这则消息里，他们知道了陕北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农民领袖刘志丹依然活着。二十五军的徐海东、程子华也在那里。

大家兴奋得哇哇大叫，互相传看着新闻。

聂荣臻元帅曾经撰文证实，是他将这张有关红军命运和决定中国革命落脚点的报纸送给毛泽东。但一家叫《党团生活》的杂志上则有另一段文字，那文字说的是看到报纸后，红军总部里的一个决策过程：

红军长征期间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但具体路线如何走则众说纷纭。一天，叶剑英看到部队缴来的一张国民党报纸。上面有一条消息，是报道“国军”进攻陕北红军胜利的新闻。从消息中可以看出，刘志丹的部队不少，根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也不小，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叶剑英赶忙问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那里去吧，你看怎么样？”贾拓夫是陕北神木人，听叶剑英这样一说，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周旋。”

当天下午，叶剑英把那份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完报纸，顾不上同叶剑英商量，拿着报纸就去找毛泽东。

彭德怀回来，兴奋地对叶剑英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这张报纸到了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手里。

几乎没有犹豫。张闻天点头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到陕北去。

张闻天的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也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担任的。关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与张闻天任党中央最高职务，历来是党史工作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其实，人们谈论此话，往往是这种提法被偏提。因为前者指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以及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后者是指张闻天在党内所处的重要位置，这个位置是以他在会议上的巨大贡献所决定的。因此，两种提法不可厚此薄彼。

张闻天这位中央的总负责人更加坚定地支持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而毛泽东则以自己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帮助者”，到重建“三人军事小组”，其思路和建议，也较好地辅佐了这位中央的总负责人。

哈达铺之夜，张闻天不仅接受了毛泽东等人的建议，同时同意中央红军改成支队。他还让在军队中有影响的毛泽东向部队传达了这一消息。

聂荣臻元帅记得，那是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了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哈达铺特有的锅盔和便宜的鸡、羊肉使毛泽东的脸上恢复了血色。那时，他离42岁生日已近，身体显得有些病态，但声音洪亮：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了一点，但目标也就小了一点，不张扬，也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七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我们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当司令，我兼政委，从这里到刘志丹同志的根据地只有七八百里了！”

毛泽东宣布了支队领导名单。

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兼一纵队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

彭雪枫任二纵队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

叶剑英任三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任政委。

各纵队就在行进中进行了整编，每个纵队三五个团不等。一纵队是主力，编了五个团。全部陕甘支队共7000余人。

这次会议上明确了部队北上，目的就是抗日。各级干部回到部队进行了传达。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几十年后还记得：过了哈达铺我们都知道，下一步是要到抗日前线去了。

毛泽东在组织军队，张闻天则在同几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思考全党的下步打算。为了把陕北情况和全党思想统一起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文章。一周之后刊登在《前进报》的第三期上，向全党传递中央落脚陕北的意向。

部队占领直罗镇后，张闻天便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先后

赶到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等人。此外，还有那个洋顾问李德、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和陕北派来的联络员。会议之所以召开，原因是是否去陕北的意见不统一。

同许多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相对安全了许多，已不像长征路上那样处处岌岌可危。许多记载中都不太提到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牵制了国民党主力一事，其实当徐海东得知红军向甘肃行进时，也率部向那里进发，并在国民党嫡系胡宗南部背后发起了攻击。西安一带，蒋介石1931年从满洲撤下来剿共的张学良部10万兵力几乎没有展开战略攻击。陕西省省主席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未作任何像样的反击，散布在甘青宁的回族军阀马家军基本上只限于守卫战略阵地和设防地区。

前方有林彪带领的一纵队担任护卫，张闻天组织大家有条不紊地召开了会议。

一开始，便有人提出经过甘肃北部向新疆宁夏行进。这实际上是重提了大家在长征路上议论的打通国际道路——开到新疆、宁夏，背靠苏联建立战略要地的主张。另外，大家也不无担心到陕北后会遇到像四川西部遇到张国焘部所发生的事情，主张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

陕北派出的联络员带来的新消息在会上起了作用。从这些消息得知，正规部队有一万多人，还有五、六个县控制在红军手中。此外，在西北广大地区，敌人只能控制较大的城镇和重要交通线。另一方面，胡宗南部为了保住省会兰州，封锁了去宁夏和新疆的道路。在甘肃以北和西部狭长地带，驻有回族军阀部队，他们正准备阻止红军经过他们的防区进入新疆、宁夏境内。

还有一个情况特别重要，陕北红军的力量不同于张国焘部，他们正在想中央、盼中央……

会议最后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决议。张闻天的文章成为部队

向陕北前进的理论，而且加快了速度。

陕甘支队分梯次向北走，沿途景色变化越来越大。一片光秃秃的高原，狭长的山谷纵横交错，房屋越来越被窑洞代替，田地和草地越来越少，树木就像秃子头上的发梢，见到一二就稀奇。这是一块贫穷地区，几乎可称不毛之地。

通往陕北的路也并非一路风平浪静。在六盘山附近一个村庄宿营时，不明不白地一夜之间有两三百红军战士突然毙命。其原因几十年后才弄清，原来食用了含毒量较大的生水。接下来就是不时遇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并和东北军骑兵何国柱部在六盘山一线相遇。毛泽东仍把林彪放在前面开路，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已把当年的小营长培养成一名军团长。林彪前面开路，体现了毛泽东的重用和信任。

到达六盘山的青石嘴时，敌人两个骑兵连正在休息。头发长得可以扎辫子的林彪让杨得志、陈赓等穿插进攻。一支烟的功夫，敌人人马被获。林彪用这些马匹装备了一个骑兵分队。剩余的马送给了中央纵队的妇弱老病者和中央领导。

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这场战斗决策人，专门邀请当年排挤他们的“洋教头”李德在一个小山头上观看了这次战斗。由于战前毛泽东召开了“砍掉进攻红区尾巴”的动员会，数百红军战士的行动如饿虎扑食，毛泽东向李德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就在这里，胜利在望的喜悦心情，激发了毛泽东的诗兴，并诞生了《清平乐·六盘山》：何时缚住苍龙——日本侵略军——毛泽东代表中央红军发出了人诘天问！

翻越六盘山，再向前，就是属吴起镇所辖的一个叫王伯渠子的地方。当成百上千的中央红军战士见到土墙上“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时，许多新老战士都哭了，有的人甚至跪了下去……

2节　风云际会刀光下——引子（下）

充满浓烈窑洞气息的陕北根据地，也是大革命的产物。早期，魏野畴等一些青年在榆林中学开始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随之，便产生了刘志丹、谢子长这样一批农民革命的领袖。

刘志丹的独特的经历是陕北红色根据地的缩影之一。

在这黄土高原的腹地，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刘志丹，在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共产党人于1927年逐步建立起他们反对南京的根据地的时候，刘志丹逃脱了1927年南京政变后的“清洗”。在上海为党做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1928年回到故乡陕西省。

被埃德加·斯诺称为“现代东方罗宾汉”的刘志丹，对有钱人怀着山区人民的一种朴素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希望，可在地主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个乱世豪杰生于群山环抱的保安，是个类似于开明绅士和小地主的儿子。他到位于长城南麓的榆林上中学，接受了早年在陕北的共产党人的启蒙。后来就到广州黄埔军校求学，1926年在那里结业。从此成了国共双重党员的青年军官。从上海回到陕西后，他便恢复了和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的一些同志的联系。第二年在陕西华县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尽管起义遭到血腥镇压，但陕西省第一批游击队的核心却由此产生。

刘志丹在黄埔军校上学时，是在蒋介石、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和周恩来门下学的正规战。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游击战略战术。

华县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同陕北另一位共产党员谢子长组织了三道川起义。在延安，许多搞党史的人有详细的史

料可以佐证，谢刘二人，这是一对陕北革命的好搭档。

刘志丹回到保安，用“计谋”作了保安民团团总。在后来几年里，用埃德加·斯诺的话讲，他的革命生涯就仿佛一个“万花筒”。

其间，刘志丹历经各种失败、挫折、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的小小部队几经被消灭。担任保安民团的团长时，他利用职权逮捕了好几个地主老财加以处决。这事出于民团团长之手，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保安县长被撤职，刘志丹则带领三个部下逃到邻县。那里，冯玉祥部下一个军官请他赴宴，在酒酣耳热之际，他和他的朋友把他们的主人缴了械，夺了20枝枪，逃到山里去，并且很快就纠集了300个左右的追随者。

但是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了包围。刘志丹这时又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在那里，他又开始起义。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于他在陕西哥老会的势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军队被改组成一个运输旅，由他担任旅长。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又第三次故态复萌。他的驻区一些地主向来享有免税优待。由于他们拒绝向他纳税，他逮捕了一些人。结果豪绅们都武装反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职惩办，他的军队被包围解散。

最后，在悬赏缉拿他首级的情况下，他被迫退回了保安。他旅里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官兵跟着他去了。他终于在这里着手组织一支独立的军队。于1931年扯起一面红旗，攻占保安、镇原县，在陕北迅速展开活动。派来攻打他的政府军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有的逃兵甚至从山西渡过黄河来投奔他，他的名字在西北闻名遐迩，像朱毛红军将领一样，有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